



卷九

书信二

多學如第陸摺主詞說相與清得
 了之知若行文說理兩方面覺有敗
 關處務節直言見去勿實氣也友人
 某謂因主言去太多又稱穗軒為
 曰卷之六上又與名

居於此信與同感吾謂嚴二稅鏡
自視爲一委作爲佳刻據時之便
道移步 暢意 和上一言 要兩三代鈔
一子何如 讀同 併令 據友于 爲人 作爲
因好左方 得少 爲人 分據 二三輩 即自
抄完 應輕 而易 爲事 年 日 主 以 據
說大是詞 非之 爲定 詞目 據 三課 在
即 傲 德 即日 著 十 日 內 二 書 也 於 說
光 西 華 二 即 也

吟

靜聽軒

卷之三

考鳳麟針板高昌王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顾随全集

卷九

书信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本卷说明

本卷辑入顾随给周作人、冯至、台静农、周汝昌、张中行、叶嘉莹、史树青等的书信共二百四十一通，依致师长、友朋、弟子、家人之序排次。

目 录

致周作人	八通	(1)
致武欽生	四通	(9)
致邹少白	一通	(15)
致冯至 (君培)	八通	(19)
致陆侃如	一通	(29)
致台静农	一通	(33)
致滕茂椿 (萃园、心圆)	二十八通	(37)
致周汝昌	一百三十通	(61)
致张中行	二通	(243)
致叶嘉莹 (迦陵)	十二通	(247)
致刘在昭 (再昭)	三通	(257)

致史树青（庶卿）	一通	(261)
致顾福芸	一通	(265)
致顾谦	一通	(269)
致顾之惠	三通	(275)
致曹桓武	三通	(281)
致顾之燕、顾之平	三通	(285)
致顾之京	二十一通	(293)
致孙书秀（德全）	十通	(319)

致周作人

八通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知堂老师：

昨日上午十时后，东邻来了许多女生，大搜某“老人”，嚷成一团糟，结果亦不曾搜得，然而门禁紧严得可以，两个孩子下学回来，被问某“老人”是你们什么人？答云什么都不是，才放进来。下午出去上学，又由弟子护送，对把门的人说明了原委，才放出去。直到下午，据说有武装警察多人，又有不知谁何之人，才把伊等劝走。走时的口号是明日再来。晚间厨子听东邻的当差说，再来便打了云云。此刻又是十时后，尚不见动静，大约是不来也。

老师来书问诗思如何，另纸抄呈近作散套，博老师一笑。诗思殊不旺盛，但贪心不死，颇思硬作而已，则又真堪笑也。师兄曾在女院晤面两次，今晚餐会当能相遇。弟子迩来亦尚清闲，中法仍无消息上课，想大忙时或在十月之初乎。

草草不恭。敬祝

法悦

弟子苦水白言 九月廿三日

散套新秋坐雨呈老师座前：

【大石调】青杏子

新秋坐雨

馥热近全收，闲庭院、落得清幽。映阶红蓼新来瘦，相伴着藤萝架上，凤仙篱下，薜荔墙头。

【归塞北】 光阴疾，真似下滩舟。空说鲁阳曾挽日，几人尝见海西流，时序太悠悠。

【幺 篇】 金风起，不送旧时愁。窗下坐听三日雨，眼前看得十分秋，落叶正飕飕。

【尾】 好醉床头三杯酒，一任雨僝风僽。身闲爱梦游，今夕新凉合消受。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

周老师座右：

上月廿七日示书，敬悉种种。迩来师徒斗法事，业已水落石出，高下分明。弟子门前，已不复如日前之警蹕森严，知注特闻。文正公于今日上午接事，第四小时招集全院学生谈话，放了弟子一小时假，殊令人高兴也。

所云施居士集，数年前即曾见过孔德学校选本，近顷又购得中华书局翻刻本，得窥全豹。惟弟子刻下正致力于富有蒜酪风味之元曲，居士之作，幽秀芊绵，精心研读，须俟诸异日耳。弟子已下决心做五年计划，诗词散文暂行搁置，专攻南北曲，由小令而散套而杂剧而传

奇，成败虽未可逆睹，但得束缚心力，不使外溢，便算得弟子坐禅功夫也。又上次与吾师信中明言贪心不死，此四字是切实供状。弟子自幼即喜东涂西抹，不意四年来，笔墨生疏，非不想写，但写不出耳。每一念及，便复怅恨不已。今兹有此路可走，大似落水人抓得一茎草，极思借以攀援而出，即不，亦可令惶惧之心得片时轻松也。

老师读书录已写得数篇不？亟思先“读”为快耳。

匆匆，不尽缕缕。

敬祝法喜

弟子苦水和南 十月二日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①

病中不寐口占

未可成新梦，凭教觅旧心。沓沓零露坠，唧唧夜虫吟。诗思入中晚，生涯一古今。博山烟一缕，帐底自浮沉。

不寐偶长叹，忧生未是愁。力啗金勒马，毛敝黑貂裘。料得今宵雨，应成半日秋。一凉恩已重，此外更何求？

知堂老师正之

弟子苦水呈草

^① 此函只存诗稿。据信封邮戳知为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寄出。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①

知堂老师法席：

今日下午静希兄来谈，据说中法仍下聘书与范前院长，再由范公物色代庖之人；若然，则范公自有其替身，机会益发不多矣。张公不曾到苦雨斋去，不知何故，弟子前此已嘱其于礼拜日上午前往，上周既未去，此周或能晋谒，但现在人做事，亦甚难说也。师兄颇以升官而不能发财为憾，亦事之无可如何者耳。独酌遂醉，殊草草，不罪不罪。专此，敬颂
法喜

弟子苦水和南 廿九日

×年五月二十五日^②

【原信缺前页】

……晚饭后得吾师手书，又语录三章，如大热得美荫，积困为之一苏。题王君画及题弘一法师书二章已见过，但师跋语中鱼沫相响一语，弟子所感实深。一体苦住，故能感受。但道有浅深，吾师出语，雍雍穆穆。若弟子则不免有浮气躁气，至少亦有愁苦气也。星期日上午拟晋谒，俟面详，不一一。敬颂
法喜

弟子苦水和南 五月廿五灯下

① 据信封邮戳知为一九三六年七月。

② 此信缺年份，据保存者称当系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〇年间。

×年×月二十六日^①

知堂老师法席：

比来写字之余，时时为小诗自遣，兹检录一章请正^②。吾师兴致何似？译书外，有新制否？

专肃。敬颂

法喜

弟子苦水和南 廿六日午后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

知堂老师法席：

友人郝子固去岁归自南中，友邦人士曾邀之悬谈一次，必欲其出而做事，且允代觅枝栖。惟郝君深恐人地匪易，或致陨越，特托弟子转请老师设法，事不计大小，薪不计多少，但得一衔名，能书于门楣上，足矣。郝君旧曾在中法做高中秘书，亦能教初中国文之类，与宗真甫俱曾在秋明先生属下。附白。敬颂

法喜

弟子苦水和南 三月八日

① 此信缺年、月，据保存者称当系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〇年间。

② 诗不存。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

知堂老师法席：

比来弟子月入大减，事不烦，固大佳，惟食少难堪耳。顷舍弟又失业归来，负荷益重。敢恳老师为在图中设法。雪后转寒，又患伤风，未能晋谒。恕恕。敬请道安

弟子苦水和南 二月十日

顾宝谦年二十九岁，辅仁大学美术科毕业，曾任山东第二师范学校教员。

致武林生

四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秋生兄：

前奉寄短诗数章，和文言散文一篇，想来都已接到。我近日了不长进。刘次箫（还有女高师校长，北大一位预科教员）自青岛旅行回京，路过济南。连喝了两天酒，游了一天湖，上了一趟开元寺。今天我乏得不得了；次箫也上了火车了。

兄与伯屏近何作？对于我的短诗，千万来个批评的信。因为这是试作，不知道是成功，抑是失败，所以很愿意知道读者的批评。

《反目》系近作；那一篇《美丈夫》^①，是去年春日的作品；因为原稿遗失，这是新又补作的。现在都剪下来，给您和伯屏寄去。《美丈夫》我还没有存稿，看完后，请再寄回。那篇《反目》不必寄，就请伯屏兄代为保存吧！

《反目》比较的算满意之作。不知二兄以为何如？女职的学生们看见，都大发其同情心，并且替篇中的女主人，极抱不平。我的作品，近渐趋于“清一色”的“女性崇拜”。（大约我之文学上的归宿地，即在于此矣。）篇篇都带些灰色的色彩——苦中之安慰，笑中之泪。女生在班上，常说我的作品，对于女性未免有点侮辱。我极力解说：她们这种见解是种误会。她们近来被我征服了，渐渐对于作品中的主人表同情了。近来的成绩，不过如此。

烟瘾越发大了；每天要用十五支“大喜”烟——这也是一种无聊的表示呵！

☆

☆

☆

① 此稿不存。

秋生，我们两人，近日觉得比同校读书时，更为亲密而且更相了解了。并且您和伯屏都因为我的关系，彼此亲密，了解。这通是神秘而又美满的事呢！

顾随 四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①

秋生兄：

那篇小鬼话还站得住。那篇大鬼话我总以为太干燥；因为我是偏于感情的人，本不甚喜欢说理的文章。

老武喂！您也常作些小说和短笔记不好吗？（我是在传教呢，一笑。）

季高上礼拜日由济赴莱。没在青州下车，因为急于到校补课的原故。

随白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秋生兄：

大约又有一礼拜未通信。

前次大札中之批评，弟以为如非甚恰当，至少亦有几分理由。已抄出寄君培，不知渠读后，又有何感想也。

伯屏事，兄读弟寄渠前后两札，当了然。弟亦未免难为情矣。此纯出邹少白之意，与弟可谓无干。然弟何以对十中乎？弟此时甚愿不

^① 此信未署日期，因附于五月五日致卢伯屏函中，当是同日所书。